#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長發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黄門侍郎兼修國史㑹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此皆百姓所宅卒然廹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揺衆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政令風
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寖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為殫太
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
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為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
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
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
襃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謀亂
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户物五百段元宗
恨前賞薄手勑更加百户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

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督都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悊仕為靈昌令遂為縣人懷慎在童丱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彦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宫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宫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遵内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
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
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
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
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
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

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啟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盩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禄秩降使臨

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
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
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
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埸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蠧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劓剥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僻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

宗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禄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柸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頊為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陜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陜嘉其美政題賛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名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産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魚三人丙巳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為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寛高宗時為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謚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為雍州司户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懐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揺也改好畤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

侍郎會户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户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

壄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内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為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

不一且太宗别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户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為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浴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

手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馬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

王尉遲朓約突厥諸國叛遲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禄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吏負所樂十四年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為荆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户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為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襃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

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歴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禄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没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

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耻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廥凡最使涵詣平凉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説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

位以傒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偽稱南楚霸王因襲荆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

名鴻漸為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
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
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凶薄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
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
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劒州牙將李昌
巙以兵討旰蜀劒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
西道劒南東川副元帥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

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晩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
逾劒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
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
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
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
任宜為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
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歴三年兼東都留守
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劒南

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搢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説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毁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

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

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昄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内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冐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

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茍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勲員外郎時張説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

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
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
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𣫞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
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為
言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出為兾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
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説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
備顧問説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
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
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

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史

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
固内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
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
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
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養恩矣甞薦長
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
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
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娱朝

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謇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禄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賛善大夫九齡弟九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為集賢校理以母

喪免會昰拜御史大夫表為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
呂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温黨
補金州刺史官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
為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
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
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
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
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

畺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畝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
尸僵血流𦚢骼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
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寛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
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詆貶為遂州司馬稍進河
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為諫議大夫帝
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
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
乘之行必且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鄠令崔

發以辱黄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太和初出為福建觀察使名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名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闔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髗夨旁午仲方皆宻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骴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横多撓政仲方勢

筰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為華州刺史名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駮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殁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滎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刓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鑱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

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比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剌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

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
美王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
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寛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嘗引鑑默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汯滉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為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為司庫員外郎與汯皆以累貶洪後為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禄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

以官浩與洪汯滉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為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為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汯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滉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為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汯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滉兄弟

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滉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怨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

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項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滲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産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猒乃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為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内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栢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

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絶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邱涔督役日數千人涔虐用其衆朝令

夕辦先世邱壟皆發吏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鐘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滉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繈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餽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

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辯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滉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

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奏運錢至京師車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詆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譴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為黨與

寢不報劉元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元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元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元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元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

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元佐元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禄俸募戰士西討元佐慮延賞靳削資儲辭犬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當門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

挾廡弟迴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産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甞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

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
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皐羣終國子司業
皐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
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
俾論譔涀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
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
參軍鋒苛歛吏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

萬石獻於帝皐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内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徙鎮海入爲户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名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宫留守穆宗以

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貞皐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夕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邱儉文欽諸葛

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戚憯痛廹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迴字幼深䕃補宏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華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禄山亂家七人遇害迴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别駕劉

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户參軍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復為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嵗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産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舊監置十鑪鑄之嵗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

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迥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阜上疏理炎罪帝意迥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户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

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寳時庸能有救㦲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盧懷慎子奐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舊書作劉

巨鱗彭果

杜暹子鴻漸鴻漸即與晃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

六請見聽○舊書五上表乃後綱目亦作牋五上太

子乃許之

張九齡傳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舊書作

右拾遺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舊書子名極

韓休傳遷太子少師○本紀作太子少保

休子滉造樓艦三千舵○舊書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休孫臯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于道○舊書作二年卒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唐書一百二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裴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

知有佳容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内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醻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别駕願内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

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孰為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

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
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
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
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
之朝堂嘉貞畏讒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
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

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眝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眝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

頗憚娟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訹嘉貞素服待罪不
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
令幸二員何相廹邪踰年為户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
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
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
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
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
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

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疎與人不疑内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

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晩一息寳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為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歴初

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情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

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遂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
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劒南西川節
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
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
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
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
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劒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為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

釁未息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

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録事參軍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録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内外始怨元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栁渾時以為任職子宏靖

宏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䕃為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

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刼餉絹宏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宏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户部侍郎陜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宏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髙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宴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宏靖疑御史傳致宴罪言之帝不聽

遂誅宴幷討承宗宏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宏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宏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宏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内屬請宏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

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宏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宏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腹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宏靖取二

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宏靖縶之是夕軍亂囚宏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宏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宏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鴉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宏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

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宏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宏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

補闕度出襄陽𧰼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

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

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彦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

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

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

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

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䣛璨事貶博昌尉嘉祐嘉貞弟有幹畧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三歲入為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恙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

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已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别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惜費而舊典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

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晈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寛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内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茍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

引咎八年復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潔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太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

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無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寛平惇大故鮮咎悔姜晈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

馮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為刺史光裕任鄭州為世良吏卒官子淯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為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為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邱悅文學

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廵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廵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卬饟䭾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

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

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還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廵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畧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陜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羸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盗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廹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

計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為和市費還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與諸吏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

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寛宥之也凡大暑決因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令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賔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懐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諸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斂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

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嘿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綜子佶

佶字宏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

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為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為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為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為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殁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大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忮宏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張嘉貞傳遂出為幽州刺史○舊書因出為幽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三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鄠多訟自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乖拱初

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宏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虢笞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宏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縻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

右臺大夫會節慼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擢户部尚書封河内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謚曰文

子晉數歳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元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稾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

職奉養珦卒歴户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刲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内獨無擾武后璽書襃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秪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

興馬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荅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

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黄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卭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陜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劒南

振弊梔私號爲清嚴㬊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遥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黄門監謚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毁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荆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

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贈户部尚書炕生坰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坰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賔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殁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户口逋蕩

細弱下户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廵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陜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逋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内于棺河汴之交舊有

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内侍玄宗婭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髪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懐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
曰外揚君之美内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胄曹參
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
黄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
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

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詿誤皆流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㫖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爲皁鵰遷大理正

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禄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擎爲廷尉帝私敕擎

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綱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踶則王良不能御騂傳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

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户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

山安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宫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逈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

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彊與齊澣王邱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荅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

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崇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從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猾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迾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譁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于請舉

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别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鵁

鸖溪鶄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竒禽
怪羽為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逹京師水舟陸齎所飼
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
褒荅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叚時
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内任雖自冗官擢方靣皆
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
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
騶僕未幾入為户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汙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

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紬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元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敎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

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宫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
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
而罷聖歷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
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
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
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
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
媟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駮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荅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

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穀聞吏民頌美元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栅帝幕聯亘上食凢千轝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疋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説擇丞轄以王邱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

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髙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别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

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髙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寖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

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荅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黄老清静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録林甫所陥者皆褒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遥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内令子洺州衆軍元忠下獄遣人絶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為公而終以憸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遯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

遷戸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副使䕶漕江淮給京師歴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歴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戸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歳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

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令吏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四

裴崔盧李王嚴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眘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刼吏多死唯眘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

早孤毋喪哀毁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禄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

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咸適為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懐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

中卒贈户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業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為番户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

遂詘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諶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閫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寛猛時當縣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

斬之歸其弩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於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於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黄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為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岑羲歎曰君今郤詵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

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頼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懐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彛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懐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葢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盧前賓客未嘗至枢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説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𤣥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㶊噲國也更為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

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懐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説不悦出為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為集賢修撰歴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縚請坐增籩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

麴糵故有元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

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為嗛也太羮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羮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蓋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公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斑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

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内服齊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宏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戸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

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毋緦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東辛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沔儉約自持禄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别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髙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

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元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賚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

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

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

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叱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襃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元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

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搒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餧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别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

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
士人以為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為大理卿封
金城伯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
夫闕兾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
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
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轝北還謚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晊終太子左庶子丘十

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邱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釆錄精明無邱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邱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

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為黄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邱與中書侍郎崔沔等竝為山東刺史而邱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邱善將引與當國邱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邱訥

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卯吏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禄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荆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勌先天二年

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産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州員外

參軍事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為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遥用為中書舍人遥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為誰曰宋遥也繇是出為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啟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

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

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

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為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

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
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
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
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黄門侍郎與元載
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
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
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歛
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

官因小忿殺之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説病軍司馬鄭儋總其

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鋭兵遣大將李光顔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寛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射綬既名冑

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
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綬慙懼
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溆
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
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
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
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
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

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禄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閿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賔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覊旅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

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鸊鵜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䝉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守真傳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舊書作汴州司錄

崔沔傳戶部郎中楊伯成○舊書作陽伯城

李朝隱傳謚曰貞○舊書作謚曰哀

嚴挺之從孫綬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舊書作尋檢校司空

唐書一百二十九考證